

## 看电影

□周玉生

元旦上午,女儿打来电话,请我们老两口看场电影。掐指数来,我足有三十多个年头没有看过电影了。有女儿女婿陪伴我们看电影过元旦,何尝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呢?

疫情过后,看电影的人也多了起来,但像我这样奔八的老人恐怕为数不多吧。然而,听女儿说她们观看电影《长津湖》湿透了面巾纸,这便有了看电影的冲动。

电影是下午三点开始的,女儿女婿两点半便开车将我们接到影城。影城坐落在天长市区天康大道南侧,和昔日电影院不同的是,这里设有四个放映厅,每个厅仅容纳百人。女儿从自动售票机上购好了电影票,又买了爆米花和咖啡。进入影厅,那里已经有五六十位观众了。借着微弱的灯光,定睛一看,全都是青年人。

三点整正式放映,这部以缉毒为题材的电影叫《潜行》。影片枪战镜头令人震撼,尽管高潮迭起,然而由于我青少年时期受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上甘岭》《英雄儿女》等电影的影响,总感到眼前的《潜行》并没有过去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那样令人振奋和向往。也许当代青年人的人生经历和我们不同,因而感受也就不一样了。过去,我们到处看露天电影,是因为娱乐文化生活极为贫乏,而今,青年人看电视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享受和感官上的刺激。一边看着宽银幕、立体声的电影,一边吃爆米花、

喝咖啡,甚是惬意,这不正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的奢望吗?新旧对比,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:生活在这个时代真好!

散场后,女婿执意带我们吃火锅。席间,女儿问:“这场电影怎么样?好看吗?”我答道:“多年不看电影了,偶尔看看觉得挺新鲜的。”我们边吃边聊,话题自然是看电影。也许是喝了点啤酒,我便打开话匣,说起当年在老家杨村看电影的两件趣事。

20世纪60年代,国民经济开始复苏,县电影院的流动放映队来到农村放电影。时值初冬的一个星期天,听说二里大队放新电影《英雄儿女》,我这个影迷便约了三个初中同学,吃罢晚饭,便早早来到距杨村小街仅三里之遥的二里大队的公场上。放电影的两位同志在大队干部的帮助下栽了两根毛竹,挂上了正方形的白色幕影。当发电机拉响,挂在放映机上方的电灯亮起来时,公场上已经是黑压压一大片人群了。有坐着的、站着的,还有为抢占最佳位置而相互争吵的。我们没带凳子,只能挤在人群中站着看了。不一会灯灭了,《英雄儿女》开始放映。尽管阵阵寒风袭来,可没有一人离场回家。

大约两个小时,电影结束,我们便原路返回。从二里大队到杨村小街虽然很近,但没有一条像样的土公路,都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。刚刚还是皓月当空,突然间

乌云翻滚,西北风带着哨声掠过树梢扑面而来,顿觉寒气逼人。大个许走在最前面,我紧跟其后,后面便是钱、程二位了。眼看快要落雨了,大个许便带头小跑起来,大家也跟着跑了起来。突然大个许大声说道:“谁的帽子掉在地上了?”我低头一看,好像是一顶三片瓦的棉帽,可我已跨过去了。只见跟在我后面的程哥弯下腰用手一抓便“哇”的一声大叫起来:“这是什么帽子,是牛屎啊!”说罢便急匆匆跑到路边的小沟洗手去了。我们三人见状,笑得合不拢嘴。

听完了这个故事,女儿笑着给我又倒了一杯啤酒,催我快点将另一个故事说来听听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不久,一些传统优秀古装戏剧陆续解禁。新版《红楼梦》于1983年摄制成功,年底在天长电影院上映。因为排在天长的放映时间只有三天,所以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。彼时的我已是天长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。《红楼梦》放映的第二天傍晚,杨村老家的薛老先生带着十一岁的小女儿来到我家,请我帮他购买两张晚上的电影票。可电影票早已售完,去哪儿找呢?薛老先生是我岳父家的好邻居,父女俩特意乘车进城看电影,我能不上心吗?于是我先找单位同事打听今晚有谁去看电影,结果没有。没办法,

只好带着父女俩来到电影院门前,看看有没有因特殊情况而退票的,实在不行,我只好请电影院的朋友开个“后门”放他们进去站着看一场。恰巧,一个朋友来看电影,我便将杨村老乡进城看电影买不到票的事儿告诉他,请他通融一下。那位朋友便爽快地将电影票给了我。薛老先生接过票便拉着小女儿奔向检票处。“对不起,只能你一个人进去。”检票员认真地说道。是的,一张票只能进去一个人,孩子是要买半票的,可问题是无票可补啊。此时检票处已经没有他人了,孩子急得哭了起来。怎么办?只见薛老先生急中生智,一本正经地摘下墨镜,对着检票员诙谐地说:“您看我这左眼是不是瞎了,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电影,是不是应该半票?孩子是半票,我也应该是半票,两个半票加起来不就一张票吗?”检票员一听这话,再仔细看了看薛老先生的眼睛,犹豫了一下说道:“今天就算是对残疾人的特殊优待吧,快进去,电影已经开始了。”“谢谢!谢谢!”薛老先生一边连声道谢,一边向我挥手……

家人们听了这两个桥段,笑得前仰后合。女儿说道:“下次有好看的大片,我们到另一家影院去看,看完后老爸再给我们讲几个你们当年看电影的故事。”“好的,下次要讲的是你妈妈电影场上卖瓜子的故事……”

新闻结下今世缘  
山高水阔情意长

□薛典祝

岁月悠悠,2023年是我与明朝兄结缘的第40年,我70周岁,明朝兄比我大两岁。

1984年春,我从野战部队调到滁县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,彭科长对我们6个干事进行了分工,安排我做新闻工作。会后,我对彭科长说:“在原部队宣传科是部队教育干事,从未写过新闻报道。”彭科长说:“写材料与新闻报道触类旁通,很快就能入门。”并说,“明天我带你去来安县了解民兵带头勤劳致富的情况。”回来后,我连夜写了一篇《青年民兵的好榜样》,彭科长看后说,题目和内容都很好,但要改写成新闻报道的样式。几经改写后,彭科长亲自带我走进了滁州日报社政教科,第一次与分管部队报道的明朝编辑相见,并面交了这篇稿子。不久,这篇稿件被多家报刊电台采用,成为我到滁县军分区“一炮走红”的新闻报道,从此点燃了我做好新闻工作的激情,自修了《解放军报》新闻函授和《解放军画报》摄影函授的全部课程。期间,我采拍的《凤阳退伍战士吴凤启致富不忘乡邻》组照,获《解放军画报》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,并用两个页码的篇幅刊登了这组照片。

不久,我邀请市“一报二台”相关记者前住来安县,参加“滁县军分区组织发动民兵带头勤劳致富现场经验交流会”采访报道,有了与明朝兄接触了解的机会,当得知他从凤阳农村应征入伍,又从东北野战部队转业到报社时,军人情结一下子把我们拉得更近了。酒量看胆量,酒品看人品,酒风看性格,我们两个性情中人喝酒聊天时,都觉得相见恨晚、一见如故。

新闻敏感是新闻人的眼睛。当年,当明朝兄得知军分区与预备役师实施分开办公的消息时,约我写篇稿子,让读者及时了解这一新的变化。我应约写了篇《分署不分家,共育一枝花——滁县军分区与预备役师分署办公纪实》。明朝兄看后,叫我同时发给《解放军报》,我直接到邮局自费传真发了稿。没过几天,《解放军报》在三版头条配评论刊登了这篇稿子。

人生的缘分往往不期而遇。后来,明朝兄被任命为滁州预备役师政治部宣传科预任干事,再次穿上军装,与我成了同一个科的战友。不久,我们一起参加了“滁州预备役师加强步兵团合成战术演习”宣传报道活动,白天采访,晚上写稿或进暗室制作照片。我们的一大批文稿和照片,被众多报刊采用。

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,驻定远预备役三团,成建制开赴大金山植树造林,明朝兄先后三次前往现场采访,长篇通讯《鏖战大金山》应运而生,受到了多家报刊编辑的青睐,及时刊发了这篇带有硝烟味的战地通讯。

退休后,赶上了互联网时代,我们相聚在一个群,天天“见面”,每季度聚会一次,喝酒聊天,欢歌笑语,荤素不拘,咸淡皆可,我们老了吗?夕阳正红!

走在人生路上,人与人往往走着走着就散了,我和明朝兄40年来始终携手同行,且越走越亲近,结下了兄弟般的真挚感情。回首往事,既是一首歌,又是一本书,非这篇短文所能详尽。



冬日清流 王体明/摄

我们觉得这两座楼的建筑,应该是碉楼,不是民间称呼的圈子。明清时期,一些比较繁华的集镇,习惯在主街的首尾两头建有圈子,彰显集镇的档次,属于当地标志性建筑,它的实用功能能是美化集镇、打更、观景、表演等。圈子一般是两层,下面是街道,架空,上半部分是开放式的,多用于表演。过去,唱戏的戏班到了这里,在逢集的时候就在上面表演折子戏,起到宣传广告作用。以前刘府、考城就有这样的圈子。

我们沿着老街继续往河沿边走,不多远就看见街南胡家老宅。现在只剩下“房克朗子”,只有东边的走道和其中一间保存比较完整,其余三间已成废墟,并且现在只剩下一层。这老宅原来是包括一间走道在内的五开间、两进的两层楼房。在这种菜的妇女告诉我们,这里以前是两栋一样的楼房,后面的那进,现在连废墟都没有了,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听项老师介绍,胡家是杀猪的。我们感到很奇怪,便问道:“杀猪的怎么这样有钱?”他说,到了冬季,尤其是年关,他家成批量的杀猪供货南京,生意做得很大。一九四九年后,房子充公了,原来是大溪河医院,后来医院搬走了,房子长期没有人维修,都倒塌了。我们看到这座楼房很有感触,在凤阳县除了县城和临淮关,像这样的建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,是否可以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呢?

下面我们再谈谈小溪集,小溪集历史上一直是凤阳县的属地,1949年才划归五河县。五河县属地基本上是在淮河北岸,只有小溪集这块地方在淮河南岸。小溪集在清代《凤阳县志》中有明确的记载:“小溪集在县东北八十里。”是原来溪河的人淮口,现今因为改道从黄家嘴入淮,原来到小溪集的水道已经废弃。

小溪集西、花园湖东岸的小溪化明塘村有古墓一

座,规格较高,保存完好,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命名为“化明塘严氏墓”。民间传说是当时一位严氏小姐救过朱元璋的命,所以地方上又叫严小姐墓,但是均无史料支撑。也有明史专家提出异议,因此标明为严氏墓,留一个继续研究考证的空间。

按照蚌埠市和五河县的說法,小溪集还是传统民间小调《摘石榴》的发源地,这是需要商榷的。据我们所知,这首民间小调广泛流行于凤台、怀远、凤阳等沿淮一带。它还是花鼓灯的一个插曲,过去冬闲时,村村都有花鼓灯班子,在玩花鼓灯、唱花鼓灯歌的时候,鼓架子和兰花总要穿插唱一段《摘石榴》。而小溪集只是流行区的最东边缘。

这首本来长期流行于淮河沿岸的民歌小调,为什么一下子唱遍全省?那还得从头说起。1982年,蚌埠市歌舞团在原来小调的基础上,对歌词中比较暧昧的词语进行了改编。例如其中“要想采花跟我上绣楼”改成了“要想谈心跟我上绣楼”,由马留柱、曹庆云演唱,并定名为《五河民歌》,在安徽广播电台播放,一时轰动全省,社会广为传唱。

电台播出后,怀远、凤阳西南乡一带花鼓灯流行地方的群众听了之后,纷纷反映,“这明明是我们这里的小调,人人都会哼唱,尤其是妇女,怎么是五河的民歌?”但是怀远县城关的荆山周边村庄群众并不认可。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流行区,以及自然环境、地域文化来分析,这首小调发源于怀远县荆山附近是比较可靠的,因为怀远荆山南麓漫山遍野都是石榴林,而且有地主庄园,同时也是花鼓灯的故乡。民间虽然有不同意见,但随着怀远县由宿县行署划入蚌埠市,“五河民歌”被改为“安徽民歌”,这样一改,比较宽松、科学,也免了一些争论。

## 溪河漫话(下)

□张汝容 唐更生 刘 欣

冬眠之前  
(外三首)

□张传云

我将释放所有的爱情  
为落叶最后壮行  
你可以砸出少年的棱角  
砾疼我整个秋天

那些冬天宠爱的孩子  
三季的身体逐渐喂肥了它们的肠胃  
在皮肤撑到炸裂之前  
安顿好温暖的睡眠

冬天的寒衣太瘦,口袋太小,装不下春夏疯狂的生长  
秋天跌落在地,眼泪凝霜  
那些光也跟不上节奏的思维  
曾习惯四海为家

是时候让流浪的叶子回去了  
月亮每月都生下一个思念  
脚步越走越轻盈  
或在亭子里小憩片刻  
梳理果实都收敛了的心思

我们只需捡拾世界容不下的腐朽,收藏好  
准备燃烧下一个飘香的轮回

## 江 湖

路远,需仗剑而行  
我只有笔,还曾试图与整个人间为敌  
那就带上父母老旧的叮咛,壮胆  
酿一壶静水深流,与暗泉对饮

寂寞了,去翻看一座山的心事  
打赏乌鸦,纠缠一段风花雪月  
或揽着草木的细腰,饱蘸春风,书写人间春秋

倘若眼睛不服水土,总愿心归故乡  
那就乘梦飞越万水千山  
捡拾凡俗烟火  
畅饮岁月的锦绣流芳

山立,水流  
我们闯荡,为所爱探路

## 画 布

它在木架上  
孤独着  
等谁的临幸  
早夭或长寿  
得问握笔的手  
就像  
它的存在  
也曾左右过许多人的生活

有人把它当作牢笼  
欲困住山川和天地  
有人愿以一生的理想作聘礼  
只为占据它的芳心

在颜料还没有互相争吵  
扭曲过的见识还珍藏于虚渺的意识里  
当一览众山小般的突围还是个笑话

它想保持清洁  
灰尘却落了上去

## 写给父亲

你走后  
草皮比麦子值钱  
玫瑰比油菜花更招人喜欢  
田舍被水泥森林取代  
只有时间依然被昼夜交替着翻阅

你走后  
你遗留我脑袋上的掌温,我传给了我的孩子  
你对世界的理解,添加了我的,一并递给了你的孙子  
你倾听过我被生活绊倒时的委屈,如今轮到我听

父亲,我终于学会清明来看你  
指着雨中的风景跟你叙述过往  
是你教会我用筷子吃饭  
爱惜每一颗汗水换来的粮食  
是你教我栽种,浇水 施肥 修枝  
与人分享劳动果实

我的一世,是你赠与  
我撰写琐事,一一填写  
我的基因,受你传承  
守护的责任,自当担肩

太阳,夜落朝升  
愿你早已轮回,重新做回我的亲人

